



光明学术文库
GUANGMING ACADEMIC SERIES

陈 敏 / 著

宋代笔记在汉语词汇学 理论研究中的价值



THE VALUE OF THE NOTES OF
SONG DYNASTY IN THE STUDY
OF LEXICAL THEORY

当代浙江学术文丛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光明学术文库
GUANGMING ACADEMIC SERIES

陈 敏 / 著

宋代笔记在汉语词汇学 理论研究中的价值

 THE VALUE OF THE NOTES OF
SONG DYNASTY IN THE STUDY
OF LEXICAL THEORY

当代浙江学术文丛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笔记在汉语词汇学理论研究中的价值 / 陈敏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 12
(光明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112 - 1974 - 9

I. ①宋… II. ①陈… III. ①笔记—词汇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H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8715 号

宋代笔记在汉语词汇学理论研究中的价值

著 者: 陈 敏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田 苗 曹美娜

责任校对: 赵 剑 高金华

封面设计: 小宝工作室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78248(咨询), 67078945(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caomeina@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90 × 975 1/16

字 数: 318 千字

印 张: 17.75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2 - 1974 - 9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光明学术文库·当代浙江学术文丛》

总序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 陈荣

有人说，谁能将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奇迹阐释清楚，谁就能得诺贝尔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浙江人民发扬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创造了历史性的辉煌，走出了一条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道路，使浙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县域经济都十分发达的省份。当前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浙江社会各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浙江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是一个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富矿”，也是浙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宝贵财富。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特定地区的精神文化传统相关，因此，对引领浙江市场经济大潮的“浙江精神”的研究、对浙江传统历史人文的研究，也构成了一个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富有深刻内容的研究领域。此外，浙江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也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因此对马列理论进行现代阐释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另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最终是为时代所用，指导社会经济和生活实践，并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因此，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成可操作的政策建议，以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述，既是学术研究工作的延续，也是时代赋予我们人文社科研究人员的一项历史使命。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与现实需求下，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作为省



委省政府联系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为全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组织协调机构，坚持“政治立会，活动兴会，科研强会，外联社会”的工作理念，围绕理论研究、社科普及、成果转化、机制建设、队伍建设五大重点工作，有针对性地进行组织、协调、管理、推动工作。首先，针对十七大提出的新观点、新问题、新思路进行马列主义的现代理论阐释的需要，联合有关单位启动了“马列专项课题”研究；其次，针对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启动了“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重大课题研究，以及面向全国开展征文活动；再次，围绕长三角一体化，连续多年组织开展专项课题研究；同时，立足浙江，放眼全国，开展社会经济重要问题的理论以及对策研究；另外，我们连续数年关注民情、民生，开展多项重大省情调研；在浙江历史人文研究领域，我们启动了“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按“今”（浙江当代发展研究）、“古”（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人”（浙江名人研究）、“文”（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的布局深入组织研究，有计划有重点地培育浙江学术的优势和特色；等等。在学术研讨方面，以“当代浙学论坛”为龙头，整合各省级学术团体和有关教学科研机构的学术资源，通过系列化的学术年会、专题研讨会和学术报告会等方式，交流当代浙江学人的最新成果，昭示严谨科学的学术规范，营造健康、有序、活跃的学术氛围，推进学术创新。

繁荣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打造当代浙江学术品牌，需要我们解放思想，突出重点，进一步创新工作机制，树立品牌意识，构建良性载体和平台，努力创建科学发展的新格局，推进社科事业新发展。我们积极培育和提升了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点基地建设、策论研讨、浙江人文大讲堂、科普周、当代浙学论坛、重大省情调研、浙江学术名片等八大工作品牌，组织和动员了各教学科研单位和学术团体以及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为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大省建设服务，为繁荣发展浙江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服务。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浙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继承和发扬了自古以来的优秀学术传统，呈现出成果较多、质量较好、气氛活跃、前景喜人的特点。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获得社会承认，为社会所用，将学术成果出版是首要环节。但是由于学术作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往往存在出版难的问题。



因此，资助我省学者的优秀学术著作出版，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一项重要工作。自2000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我省设立了“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截止2008年，已资助了351部学术著作出版，有效地缓解了“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

为了集中展示当代浙江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从2006年起，我们将在获得资助的书稿中，由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遴选部分书稿，给予全额资助，以“当代浙江学术文丛”系列丛书的方式，分期分批出版，并得到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将之纳入了《光明学术文库》。

《光明学术文库·当代浙江学术文丛》的出版，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集中推出学术精品，集中展示学术成果的重要探索。文丛的学术质量，既有赖于我省学人的创造性研究，也有赖于每年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的严格把关。因此，文丛的编委会成员，由当年的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成员组成。

当代的浙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既要深入研究、努力传承和弘扬学术思想的优秀传统，又要面向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更要促进学术创新和学术繁荣，服务浙江现代化建设。我深信，《当代浙江学术文丛》的出版，对于我们坚持学术标准，扶持学术精品，推进学术创新，打造当代浙江学术品牌，一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我们研究、阐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奇迹，总结、探索科学的发展道路，并在各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也一定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2009年3月



凡 例

一、本书以五十部宋代笔记为主要研究范围。正文中引用五十部笔记处，除第一处注明作者、书全名、页数外，均直接在引文后括号内标注书名简称、页码。五十部笔记的书名、作者、版本情况及简称详见附录一，不再列入征引文献及参考文献。

二、征引文献书目和主要参考文献书目列在书末，以便读者查证。书目均按书名的音序排列。

三、行文中除保留与论述内容相关的俗字别体，以及为了不影响文意而酌情使用的繁体字外，均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

四、为突显所论述的内容，引文中使用着重号标注相关词句。

五、例证主要以楷体显示，一般按时间先后排列，个别情况下根据内容需要稍有变化。

六、间接引用者、引用时未说明书名者、引用单篇论文者，以脚注形式标注出处；已经说明出处者在引文后以上标形式标注文献序号及具体页码，如果所引文献分栏排列，则在页码后标明“上、中、下”。如《汉书·萧何传》：“发纵指示。”^{[H3][页2008]}上标表示《汉书》在征引文献书目中的序号为H3，所引例句在书中第2008页。个别文献没有编订统一页码，就直接注明卷数，如宋代杨万里《答张功父寺丞书》：“建茶五十铤，聊伴空函，匪报也。”^{[C7][卷六八]}上标表示引文出自[C7]《诚斋集》的第六十八卷。

七、征引文献一般使用全称，但对于部分文献则采用通行的简称，如称《说文解字》为《说文》，对于古籍之今人校注本，行文中只称引原著者和原书名，校注本、校注者及版本情况见文末的征引文献书目。

八、为节约篇幅起见，常用的史书和经典名著等，如《史记》、《汉书》、《红楼梦》等，不标注作者名，详情一并参见征引文献；通用的大型工具书，行文中一律使用简称，如称《汉语大词典》为《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为《大字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余迺永校注）为《广韵》等；语词在《大词典》和《大字典》的位置，只标注所处条目，不另注册数和页码。



九、书中上古音拟音和中古音拟音未特别说明处，皆分别取自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和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

十、书中所引用的图片资料，直接在图片下方括号内标明图片来源。

十一、为求行文简洁，书中称引前贤时修之说，皆直书其名，不赘“先生”字样，敬请谅解。

CONTENTS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宋代笔记的词汇学理论价值 / 5

第一节 宋代笔记概况 / 5

第二节 宋代笔记的词汇学理论价值举隅 / 9

第二章 宋代笔记与修辞造词研究 / 30

第一节 修辞造词研究概况 / 30

第二节 修辞造词法及相关概念 / 33

第三节 宋代笔记对修辞造词现象的分析 / 54

第四节 结合宋代笔记论修辞造词现象 / 66

第三章 宋代笔记与词的语用义研究 / 102

第一节 词的语用义 / 102

第二节 宋代笔记对词语语用义的分析 / 105

第三节 结合宋代笔记谈语用义分析 / 119

第四章 宋代笔记与口语词研究 / 151

第一节 宋代笔记口语词研究概况 / 151

第二节 宋代笔记对口语词的研究 / 154

第三节 结合宋代笔记看口语词研究 / 201



第四节 结合宋代笔记看义素分析法 / 217

结 论 / 225

附录一 五十部宋代笔记的书目（及简称）和版本情况 / 227

附录二 散见于宋代笔记的修辞所造新词（117 个） / 231

附录三 宋代笔记语词拾零 / 234

征引文献 / 242

参考文献 / 265

绪 论

宋代笔记于文学、史学、礼学、校勘学等学科的研究价值，自不待言。在语言研究中，宋代笔记所保留的训诂资料和自身所反映的近代汉语语言特征，一直得到学界的关注。诸多的汉语史著作都将两宋笔记列为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资料。

然而，宋代笔记在语言研究尤其汉语词汇研究中的价值，不仅仅体现为重要的资料性，更体现在其丰富的理论性上。

一、宋代笔记研究现状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指出：“词汇系统又比语音、语法的系统复杂得多，直到现在，人们也感到对词汇的系统难以把握，所以，在词汇研究方面，显得系统性不够。在词汇研究方面，做的大量的工作是对词语的诠释，而对词汇系统、词汇发展规律等方面的研究比较缺乏。”^{[14][页273]}关于宋代笔记的研究，也同样存在着多语词考释、少理论分析的状况。

宋代笔记一直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一方面由于笔记数量多、内容杂、口语化程度不高，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它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我国传统语言学则重‘行’和‘直觉’，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在其影响下，往往注重语言事实，理论风气淡薄，不善于运用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词汇学理论来指导研究工作，也不善于对已经发掘的重要语言事实或已得出的有价值的结论进行理论的概括，而上升为理论形态的语言规律”^①。研究近代汉语的著述大多强调的是宋代笔记的语料价值。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袁宾《近代汉语概论》、杨建国《近代汉语引论》、李文泽《宋代语言研究》、徐时仪《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温端政等《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等等，都提及或者强调了宋代笔记的语料价值，但是对其语言学理论价值，未著一词或者未给予明确、具体的阐述。这多少反映了人们研究宋代笔记的倾向性：重考释，轻理论。

^① 袁宾等《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页629~630。

故而宋代笔记的研究现状是：多词义考释、少理论剖析。考释宋代笔记语词者，数量甚夥。探求宋代笔记理论观念的著述，就笔者目力所及，有：巫称喜的《〈梦溪笔谈〉语言研究方法论初探》^①、潘天华的《读〈梦溪笔谈〉札记》^②、刘蓉的《宋代笔记中的语言学问题》^③等。巫文重在总结《梦溪笔谈》的方法论价值，潘文肯定了《梦溪笔谈》对语词训释和音韵格律等问题的见识，刘文分文字、语音、训诂、语法四类列举了宋代笔记的语言学价值。这些文章对我们的研究都有一定启发和借鉴作用，但是这些研究或者仅就单部笔记进行理论分析，或者语焉不详，缺乏材料的广度和理论的深度。笔记的语言学理论价值仍有待进一步的发掘、整理和应用。

二、本书的研究目标

“从语言理论方面看，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可资借鉴的东西。在封建主义上升时期，也像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样，学术上有不少美丽的花朵。”^④尤其在“训诂学必须进行理论建设”^⑤的今天，面对“汉语词汇的系统、理论的研究，则更显得薄弱”^⑥的研究现状，继承传统、古今并重是一条可行的研究之路。把古籍中零乱、分散的思想之光聚拢起来，从古人的论述中汲取营养，将前人对词汇问题的真知灼见与汉语词汇学理论结合起来，一方面将引导我们以新的角度审视传统训诂学，拓宽汉语研究思路；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立足汉语实际吸收先进的理论，保证理论研究的根基坚实，让那些“美丽的花朵”为现代的汉语研究增光添彩。

周大璞《训诂学初稿》曾呼吁：“杂考笔记中的训诂……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训诂资料，可以说是汉语训诂资料的宝库，其中既保存了先秦两汉的古训，也阐明了许多词语的新义，以及近代的俗语方言，这对研究汉语语义学、词汇学和汉语发展史，都是很有用处的。只可惜现在还很少人能认真地开发这个宝库，整理这些资料，使它从杂乱的、零碎的变成有条理有系统的东西，以便能够充分发挥它在汉语研究中的作用。”^{〔X34〕〔页133〕}

① 巫称喜《〈梦溪笔谈〉语言研究方法论初探》，《语文研究》2002年第2期，页42~44。

② 潘天华《读〈梦溪笔谈〉札记》，《中国语文》2001年第3期，页269~273。

③ 刘蓉《宋代笔记中的语言学问题》，《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一辑），页282~315。

④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前言》。

⑤ 王宁《训诂学原理》，页12。

⑥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前言》。



整理和总结宋代笔记中关于词汇研究的理论性内容，是本书的基础性工作；发掘宋代笔记所蕴含的词汇学理论价值，结合笔记进一步探讨汉语词汇学和汉语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是本书的主要研究目标。

若能够通过此项工作，将宋代笔记中的吉光片羽聚拢起来，深化自身对宋代笔记、对汉语词汇学的认识，将是本书最大的收获。

三、本书的研究范围

“笔记一体，本来以‘杂’见称，一书之中，往往兼有各类。”^①宋代笔记的内容五光十色，几乎无所不包。一部薄薄的笔记，见闻、野史、志怪、掌故、考辨等往往集于一身；由于作者的旨趣，又各有侧重。所以也有人主张将笔记分为“两大类：谈学问的，记见闻的（还有一种属于短篇小说，这里没有把它包括在内）。或称前者为‘学术笔记’，后者为‘史料笔记’”^②。中华书局出版的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和《学术笔记丛刊》，大约正是由此而分。实际上，除了学术笔记对词汇现象偶有论述，《老学庵笔记》、《野客丛书》、《鸡肋编》等史料笔记对相关问题也不乏独到的见解。

因此本书在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时，暂不考虑“学术笔记”和“史料笔记”之别，而着重考察笔记中关于词汇问题的论述性内容和所蕴含的词汇学理念。如果能够将目前已经整理出版的两宋笔记都纳入视野，研究的内容将是相当可观的，研究结论也将更加科学、准确。但是由于精力和识力有限，本书只选取了五十部宋代笔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对这五十部笔记的选取，主要参考了高小方《中国语言文字学史料学》“历代笔记中的语言文字学史料”和郭在贻《训诂学》“俗语词研究参考文献要目”中所列的宋代笔记，同时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做了适当的取舍。五十部笔记的书目和版本情况见附录一。

四、本书的研究方法

在写作过程中，本书将秉着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古今融合的指导思想，力求将传统训诂学与汉语词汇学相结合，充分利用训诂学成果和现代语言学理论。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坚持系统的观念和历史的观念，从历

① 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页4~5。

② 赵守俨《赵守俨文存》，页216。



时的、动态的角度观察词义的发展，语音、语义、语法综合分析，古语和今语、方言和雅言互相求；同时尽可能地利用考古、实物资料，和语言研究结论相印证。



第一章

宋代笔记的词汇学理论价值

第一节 宋代笔记概况

瑰丽、幽深的历史长廊中，时代风情摇曳多姿。不同的时代展现着不同的风韵，显示出各自独特的文学风尚。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S41][页1]}有宋一代，取得长足发展和辉煌成果的不仅仅是词，还有笔记。

一、笔记的含义及特点

无韵散文谓“笔”，博采杂撰谓“记”，《文心雕龙·总术》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Z3][页529]}又《书记》曰：“记之言志，进己志也。”^{[Z3][页346]}“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Z3][页347]}因而人们习惯于把那些散文形式的实录性杂著统称为“笔记”。“或写人情，或述物理，或记一时之谐谑，或叙一地之风土，多半是和实际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似乎也有几分统一性。随笔之文似乎也本来以此类为正体。”^①宋代龚颐正《芥隐笔记·跋》云“此其闲居暇日有得于一时之诵览者，随而录之，故号曰笔记”^②，可为“笔记”之注脚。

笔记一体，“以内容论，主要在于‘杂’：不拘类别，有闻即录；以形式

① 吕叔湘选注《笔记文选读·序》，《吕叔湘全集》第九卷，页7。

② 宋·龚颐正《芥隐笔记·跋》，页33。



论,主要在于‘散’:长短短短,记叙随宜”^①;以风格论,“笔记作者不刻意为文,只是遇有所写,随笔写去,是‘质胜’之文,风格较为朴质而自然”^②。

笔记不拘内容、不拘形式,笔记的命名也是随心所欲、五花八门,常见的有“杂记”、“纪闻”、“琐言”、“随笔”、“漫钞”、“杂俎”或“录”、“记”、“编”、“辨”等,而正式以“笔记”为书名的做法,大约始于北宋初年宋祁的《笔记》(又名《宋景文公笔记》,“景文”系宋祁谥号)。

笔记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体,它渊源于先秦,发展于魏晋,唐以后蔚为大观,可谓中国文苑里的常青树。“笔记历经六朝和隋唐,进入宋代之后,可谓百花争艳,无论在其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越前代。”^③两宋是笔记创作的全盛时期,“随笔之体……宋人最擅胜场”^④。

二、宋代学术风气和宋代笔记风貌

宋代,城市经济发展,统治阶级尚文轻武,雕版业兴盛,学术水平进步,学术风气活跃。这些都为宋代的笔记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优裕的条件。

在宋代,笔记创作也和填词一样,成为一种创作时尚,“几乎无一人不撰写笔记,粗略统计现存宋代笔记约800种,数量极为庞大”^⑤。宋代的文士们在经国治世之余,信手成笔,随事记录,在难登大雅的笔记小文里发挥才情,抒写性灵,涉猎广泛,包罗万象。“宋代笔记的题材更加广泛。不再局限于异闻、街谈巷议,文人更多地有意识地搜集、记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生活、朝野轶事、礼仪风俗,如《唐语林》、《唐摭言》等。内容更加丰富,无所不包。专题化和百科式的笔记出现,比随意随意的记述更有系统。个人志向、褒贬亦蕴含其中,而且更注重纪实性。”^⑥宋代文人的群体式笔记创作大大丰富了笔记的内容,完善了笔记的形式,提升了笔记的格调。

欧阳修的《归田录》、苏轼的《东坡志林》、叶梦得的《石林燕语》、周

① 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页6。

② 吕叔湘选注《笔记文选读·序》,《吕叔湘全集》第九卷,页7。

③ 郑宪春《中国笔记文史》,页277。

④ 吕叔湘选注《笔记文选读·前记》,页1。

⑤ 李文泽《宋代语言研究》,页8。

⑥ 宁欣、史明文《笔记小说演变与唐宋社会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页58。



密的《齐东野语》、黄朝英的《靖康缃素杂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等等皆两宋笔记中的大家名作。尤其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容斋随笔》、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历来被称作宋代笔记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三大笔记。名家对笔记的用心和眷顾，无形中进一步促进了宋代笔记的繁荣。

而且在宋代特有的学术氛围下，宋代笔记又呈现出独特的时代风貌。宋代学术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叛逆、求新，“敢于创发新义，开一代疑古的风尚”^①。当时的主流文风崇尚平实，讲究平易自然，文从字顺，“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②。反映到笔记中，内容上常有对经典的问难、对习见名物的探源，多疑人所不疑，发人所未发，正如清人评叶大庆《考古质疑》曰：“其书上至六经、诸史，下逮宋世著述诸名家，各为抉摘其疑，考证详明，类多前人所未发。”^③ 写作风格上踏实求真，不尚空谈，力求事有所因、言有所本，注重目验、实证。后来所提倡的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科学精神与之一脉相承。例如：

今呼非所生之子为螟蛉。观《南史》宋明帝“负螟之庆”，言废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叟养子字螟蛉。”又观董仲舒断甲无子，养非所生，引《诗》“螟蛉有子，蜾蠃负之”之义，知此说尚矣。（宋·王楙《野客丛书》，页165）

《诗·小雅·小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毛传：“螟蛉，桑虫也；蜾蠃，蒲卢也；负，持也。”郑笺：“蒲卢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养之，以成其子。喻有万民不得治，则能治者将得之。”^{[S14][页451下]} 古人以为蜾蠃养螟蛉为己子，因以“螟蛉”为养子的代称。

《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陶隐居以为蜾蠃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者，所以饲其子，非以螟蛉为子也。余童稚时，屡验之。陶说诚不妄。其类有三：衔泥营巢于室壁间者名蜾蠃，穴地为巢名蠋螋，窠于书卷或笔管中者名蒲卢。名既不同，其质状大小亦异。蜾蠃、蒲卢即捕桑螵及小蜘蛛之类，蠋螋唯捕螭蛸与蟋蟀耳。捕得皆螫杀，去其足，尽置穴中，生子其上，旋以泥隔之。旬日子大，成蜂，能飞，而诸虫尽

① 周大璞《训诂学初稿》，页307。

② 宋·欧阳修《与张秀才第二书》，《唐宋八大家古文》，页282。

③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页1022中。